

集部

傳家集卷二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九

乞施行制國用疏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目前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饑饉相仍戎狄侵邉盗賊羣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為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材用人使久

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蓄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饑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召皇姪就職上殿劄子嘉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勑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為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基業為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令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耻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

為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具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内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陛下面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

一無以復加此皆陛下即令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取進止

論覃恩劄子嘉祐七年七月五日上

臣光等伏覩今月三日御扎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竊見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闊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令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誕告恩賞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識之人尚有希覬流言云

云動揺中外況今庶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踵往歲之失以增今日之弊伏望朝廷預先明降指揮言今歲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中外咸知以絶僥倖者之望取進止

請早令皇子入内劄子嘉祐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上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内臣宣皇子曙入内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

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曙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况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既為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倫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太宗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敦遣

不得更容遷延取進止

乞直講不限年及出身劄子嘉祐七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以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奇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問則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

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互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勑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取進止

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先任通判幷州事日准經畧司牒往麟州勾當公事

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公家不為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西夏侵耕及見管幹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與臣書稱恩萬舉萬敗經畧司方行止約恩已覆没倚收撫散兵孤城獲安既而倚與衆人一例獲罪降充監當及今五年兩經大赦應當時河西連累之人罪稍輕者並已復舊差遣惟倚尚合入知縣資叙比於衆人獨為困躓誠可哀憐臣竊以倚當日知恩必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

績實非倚罪兼其人公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
眚掩其衆善伏望聖慈特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
臣知徇公獲罪終不能久為身累有所勸慕取進止

乞推恩老臣劄子嘉祐七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任
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一人
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闊之典亦曾召前宰相龎籍
陪位臣竊以籍鎮守西邉宣力實多懐柔亾渠復歸皇

化其在宰府屬蠻寇憑陵震驚二廣翼贊聖謨廓清醜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禄去位家居實朝家之碩臣方今之耆俊遇茲盛禮伏望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為之輟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策

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令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唯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已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大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

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旣没之董氏而有司
謟曲妄崇虛飾以隳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
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况禮數旣崇則
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
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宫之喪以横增煩
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
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筞禮事
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

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取進止

論寺額劄子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覩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内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

戆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
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
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
當毁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毁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
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
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令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
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
今以往姦滑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

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唱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并依前後勑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内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為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為姦也取進止

言賈黯劄子嘉祐七年十月十二日上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黯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鄉在流內銓三班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廷量其所能授以佗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取進止

言王逵劄子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兖州景靈宫王逵近降勑差知萊州逵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為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

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為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
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
檢會逵年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
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逵第二劄子 尋改除逵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逵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
檢會逵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
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為政者視民如子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為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嚮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為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為

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汚
險詐行無纎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
烈不知其人果為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
故舉烈等以奬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
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
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讐書曰不協于極不罹
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
其内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偽沽釣聲利則朝廷鄙

者以為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令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為愧耻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虚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絶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横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勑及赦文内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令刼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

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刋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人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紏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勑内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

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

言壽星觀御容劄子 嘉祐七年十二月三月上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内臣吳知章妄有

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為勞効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

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為豐數故傅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己曰祀無豐于昵葢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

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来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

論儀鸞失火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内失火煙焰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滅或聞聖恩欲寛貸失火之人竊以宫省之内火禁不可不

嚴嚮使救之稍緩為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礙官一員
子細檢定火發蹤由委開封府依公盡理根勘從初失
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勵後人不敢懈
慢

傳家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傳家集卷二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

論后妃封贈劄子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慎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

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宫之内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令封贈之典混而為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宫壼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别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曰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顔力

爭況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王制禮内外異宜不可均壹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别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齒茶滅裂茍

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取進止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嘉祐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蓋愍羣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飲膳起居尚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頻經七日羣臣不奉天

顏曉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各獲安心取進止

乞遣告哀使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九日上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

喪立當訃告敵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令天下縞素敵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敵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敵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令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敵中安得不知令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令國有大故正是

鄰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
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敵中問及繼嗣
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
竊以如此為便取進止

上皇太后䟽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䟽皇太后殿下羣生
無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繼統哀毁成疾未能親
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

重為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
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
殿下方且總覽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
戒慎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
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恊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
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
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
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

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佗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

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禄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色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

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妒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兹繼而為政必將糺之以嚴糺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

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

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殿下當踈之遠之不可寵以禄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

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弃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寛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絶前古光

朕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從之臣以諫諍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臣光昧死再拜上䟽

言遺賜劄子嘉祐八年四月十五日上

臣伏覩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況名位漸高必霑賚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

給一朝取辦逼以撫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饑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況委質為臣共圖國事股肱

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取進止

言遺賜第二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詣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

有廉耻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甞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令大喪之後内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己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愧則士衆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剥膚椎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

怨遠者怒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鮮重斂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取進止

上皇帝疏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

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髙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逺覽
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
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
所能稱述今不幸奄弃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
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
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
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
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

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觧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

愼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宫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愼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後者之親

皆如子而為己之親皆降一等葢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冐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絶此議勿復聽也凡

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謟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闗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内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款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䟽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一本作十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

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

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鄙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塟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佗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

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廹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塚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内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寛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虚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傳家集卷二十七

傳家集卷二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勾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為親近恐名位寖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

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闇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今茲践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見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改任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將應自來內臣闇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以遵祖宗之制不得闇理

官資依舊留任内廷差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

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感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

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側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贊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悉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

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脩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彦若孝友温良謹潔正固博聞强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實好學有文脩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上兩宮疏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内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内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

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
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
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具恩德隆厚踰於
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
夜憂勞以成疾疹具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
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
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

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乗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構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内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睿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懐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

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顔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温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原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説涉於離間者當立行

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為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為身謀不勝區區廹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夏國入弔劄子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

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鄰鬲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蠢蟻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取進止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

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别定條制減省諸色奏廕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㡬來減省奏廕悉為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内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皐陶賛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益

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葢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

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葢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

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上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内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阼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邑鄙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

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劄子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務為聚斂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路嗷嗷頗多怨讟已

有流移就食他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為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抑塞旱狀不為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取進止

言趙滋劄子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上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誠不足采然竊聞鄉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

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二人者必不肯同心恊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得失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是朝廷激之使交鬬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為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為皆夸誕不實授滋别路一閒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他慮亦滋一身之福也取進止

言趙滋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爲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使人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埸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敵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爲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

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饔餼慎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臥也昔孫蒯毀缾而曹衛構難鄫

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捘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禀性狂狠恐不可久置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内地毋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取

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依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宫在福寧殿自啓菆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黙有譏誚黷熳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

冀取進止

言遺奠劄子

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

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為便殿乘輿每旦先御

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寖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

居取進止

論皇地祇劄子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謚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圜丘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為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腏食失尊卑之叙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

北郊行事庶合禮意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上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

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途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疏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能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

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傳家集卷二十八

傳家集卷二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二

言醫官劄子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

陛下不宜赦其罪房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作淮）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令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殽發言進藥更相倚伏前跋後疐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為誣罔不

顧聖體但為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為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為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疢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

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夫不為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鄉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為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由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

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胸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概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疎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

病在内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為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强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為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言張茂則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内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内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阼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内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取進止

乞放宫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宫下陳者皆放之出宫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宫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令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宫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散出外各令歸其親

戚或使任使適人書之史册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户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逺也編户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為之父母況閨門之内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怛以為太子且

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為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纎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為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摧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

不能堪忍兩宫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宫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内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宫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為皇子殿下豈可不

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况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茍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疏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叡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

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寛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内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内愧知非革心為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禀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

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曽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宫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為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

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為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

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齠齓之年為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况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顔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昴卿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脩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悦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歡悦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

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况今陛下初臨大寶所

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熈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

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為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為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别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禄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

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追還前命别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取

進止

言程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鄜延路經畧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畧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鄜延自以衰老畏

人指日專務姑息取媚羣小僚屬軍伍尚無禀畏況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褻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為凡御羣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為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令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

而懷姦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寧四夷賔服臣竊以為難矣所有程戡新受恩命伏乞盡賜追還取進止

言後宫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于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宫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宫掖者其始入宫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内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

之倠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絶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宫掖豈得為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宫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虚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宫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宫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

而忽之取進止

傳家集卷二十九

傳家集卷三十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三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葢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

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于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

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

益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顧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叡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絶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為帝王子孫未嘗歴試於外

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

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為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瘝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瘝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

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為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為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已從人稱舜之德曰賔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為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譏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偷懦不喜

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宫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為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偽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兹親政之始雖孜孜下

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顒卬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疏賤之臣懷材藴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為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為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内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

止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七日上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

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
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
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
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
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
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
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
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祇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

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上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荅況

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為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為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

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内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禄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是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數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為君之職訪善之道臣鼎卿來文字叙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

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朞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為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為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

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為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

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為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黒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為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為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卿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
鼒卿所言事畧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
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為幸巳大况陛
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
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
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
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懅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
維谷臣竊惟鼒卿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

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顔順意曲盡懽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甞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宫之意無由和洽萬幾之務無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懽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為人子者事其親而

親不恱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恱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恱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

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嚮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聲達于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為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

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悦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宫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宫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顔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

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内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今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宫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治平六年三月廿七日上

臣竊聞近有聖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

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為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别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唯以徼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虚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寛慈

恭儉好生惡殺恩浹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為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

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監脩之人因此為名妄求恩澤以廣儌倖之路臣竊為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

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鄉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喜悅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下為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

惑不若鼎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内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為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令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

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為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勑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

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勑裁朝廷近年務行寛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詈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恥務為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壊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寛此悖逆之民以為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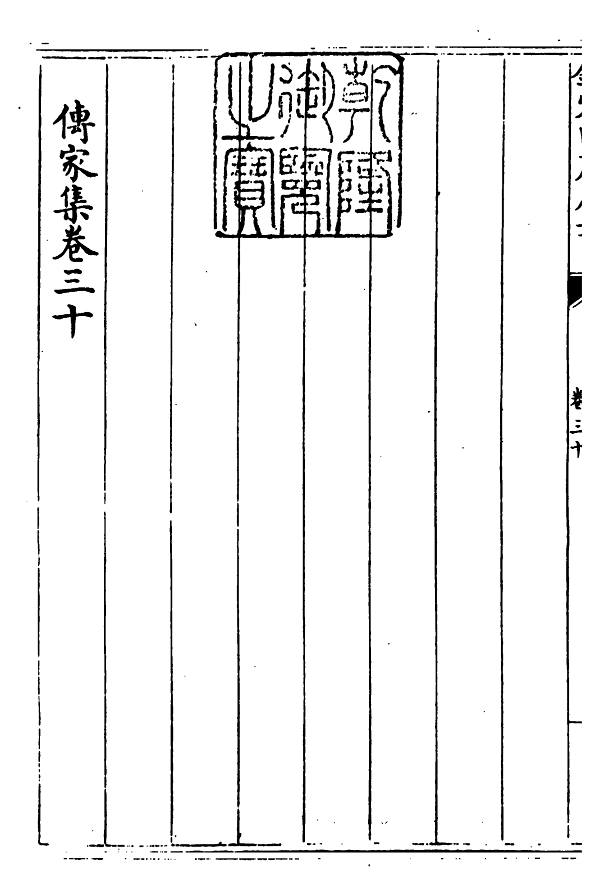
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繖内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鞫斷遣者並盡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為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丈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説簡程式則閎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

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為當
臣猶恐四方疎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
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
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
論壓詩賦為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
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與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
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
為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不用詩賦委

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為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来不曾考校顯是虚設乞令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别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吕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傳家集卷三十